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倖張

東益兵來援卻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
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於撻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
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
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
邦昌者及兀朮北還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
重寶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乃言於粘沒喝未之
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
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

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
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眾未
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
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
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
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
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
京畱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
北京畱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
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

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
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於宿州誘宋逋逃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
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
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
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
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
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

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
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爲
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
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
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
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
敗僞兵於長葛 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
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
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

橫入潁昌求援於金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臯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水軍都統制徐文以眾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眾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於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眾寇通泰州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

年使僞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
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
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
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
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
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倚
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
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旣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
帥嚴爲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於左

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
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
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溼今士馬困憊糧儲
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
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於金
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
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
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
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
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

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
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
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
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
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
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
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
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
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
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

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
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眠吾鞭所
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
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
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
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
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於
天長之鷓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於州之
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
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
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
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

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畱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玘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

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旣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

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畱鎮江以
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
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
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眾愕然不戰而
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
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
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以
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
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
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

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旣去劉麟劉猊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

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
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
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
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
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
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
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
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